

越学习，越“年轻”？

——老年人学习参与对老化态度的影响

欧阳材泓^{1,2} 黄世超³ 谢立黎^{1,2}

(1.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健康学院, 北京 100872; 2. 中国人民大学 老年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2;
3.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 老年教育作为实现“老有所学”的重要制度安排与践行终身学习理念的关键路径日益受到重视,但其对老年人心理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本研究基于2023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将老年人的学习行为与学习意愿相匹配,构建“老年人学习参与状态”四分类框架,探究其对老化态度的影响,并检验志愿参与和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我国老年人学习参与呈现“高意愿、低参与”的非均衡特征;学习意愿与学习行为相匹配的“主动学习型”参与对总体与分维度老化态度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未参与学习但有积极学习意愿的“潜在需求型”参与对总体和一般老化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缺乏意愿驱动的“被动学习型”参与则会带来一定心理损耗;志愿参与在“主动学习型”与“潜在需求型”参与影响总体老化态度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在“被动学习型”参与影响总体和自我老化态度的过程中呈现“遮掩效应”;互联网使用的中介作用总体不稳定,仅在“被动学习型”参与影响一般老化态度的路径中呈负向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老年教育实践中学习行为与意愿匹配的重要性,未来老年教育供给应超越单纯的行为参与导向,从需求侧出发为老年人提供更加适配的学习机会,注重向“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积极结果转化,强化长期的数字素养教育。

[关键词] 老年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参与状态;老化态度;志愿参与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26)04-0104-11

一、问题提出

联合国(United Nations, 2023)《2023年世界社会报告》提出的“推动终身学习”倡议,已成为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董香君, 2020),也与中国终身教育发展实践共鸣。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及

比例在21世纪中叶前将不断增长(杜鹏等, 2021)。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约3.23亿,占总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23亿,占总人口的15.9%(国家统计局, 2026),人口老龄化已成为贯穿我国长远发展的基本国情。面对人口结构变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收稿日期] 2026-03-27

[修回日期] 2026-06-26

[DOI编码] 10.13966/j.cnki.kfjyyj.2026.04.0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年轻员工就业质量与延迟退休问题研究”(23BRK009)。

[作者简介] 欧阳材泓, 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老年学研究所, 研究方向: 老年社会参与、老龄政策; 黄世超, 博士研究生,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方向: 终身教育; 谢立黎(通讯作者),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老年学研究所, 研究方向: 积极老龄化、老年社会参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引用信息] 欧阳材泓, 黄世超, 谢立黎(2026). 越学习, 越“年轻”? ——老年人学习参与对老化态度的影响[J]. 开放教育研究, 32(4): 104-114.

提出“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要“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发展老年大学,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高质量的老年教育,尊重老年人的学习意愿,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是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老年人口挑战转化为老年人才红利的关键一环(谢立黎等, 2025)。

在此背景下,老年教育作为实现“老有所学”的重要制度安排与践行终身学习理念的关键路径,正从以往边缘化的文化福利转向嵌入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公共服务(高志敏等, 2017; 王蔚, 2025; 吴遵民等, 2025)。老年教育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持续学习机会,成为推动积极老龄化、增进老年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还能促进社会参与及心理适应,使其更积极地面对晚年生活(吕文娟, 2016; 丁百仁等, 2025)。在家庭规模持续小型化与社会关系结构转变的背景下,不少老年人社会交往减少、情感支持不足,由此带来的心理健康风险逐渐显现,并对其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心理健康各维度中,老化态度是老年人对于自我和老年群体变老过程的体验和评价,已成为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维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指出,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总体偏消极,这不仅体现在老年人对自身老化过程的评价上,也反映在他们对老年群体整体形象的认知中。这就有必要重塑积极的老化认知,破除衰老刻板印象,进而增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孙向红等, 2025)。

既有研究表明,志愿服务和互联网使用既是老年教育在个体层面的功能外溢,也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形式,并被证实能够对老化态度产生积极影响(谢立黎等, 2024; 赵梦晗等, 2025)。然而,相较于对社会参与行为的关注,现有研究较少从老年教育的视角,探究老年人不同学习参与状态对老化态度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 2023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2023),从学习行为与学习意愿的匹配关系出发,探讨如下问题:在老年教育情境中,老年人不同的学习参与状态在改善老化态度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作为两种典型的社会参与方式,志愿服务和互联网使用在其中是

否发挥着中介作用,且作用路径在不同学习参与状态下是否存在差异?厘清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老年教育社会功能的认识,也能为积极落实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经验依据。

二、研究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老年教育对个体的积极影响

老年教育是以老年人作为对象而实施的教育(叶忠海, 2013)。既有研究认为,老年教育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活动能够对老年人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身心健康、认知与功能发展、社会适应和参与三个方面。

在身心健康方面,老年教育通过有意义的学习目标和社交认可,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社会情感能力和幸福感,有效缓解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Zadworna, 2020; 孙立新等, 2020; 陈兰双等, 2021);以健康为主题的老年教育课程通过规范老年人健康行为,并借助心理健康对身体健康的溢出效应,改善其身体健康(Manafio et al., 2012; 彭川宇等, 2017)。

在认知与功能发展方面,持续的学习刺激有助于延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维持大脑健康(徐文炜等, 2010; Farzin et al., 2021; 刘骥等, 2024);数字素养、职业技能等的培训,可增强老年人适应数字社会和应对经济需求的实践能力,是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核心举措(吴峰, 2025; 朱建春等, 2025)。

在社会适应和社会参与方面,老年教育既能促进老年人拓展社会网络、维持社会联结,也有助于其调整社会角色、实现生产性老龄化。通过老年教育获得新知识与新技能,老年人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治理乃至有偿劳动(陈友华, 2025; 杜鹏等, 2025)。

(二)老年人学习参与状态与成效

老年教育旨在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实现终身学习、增进身心健康与参与社会发展,进而适应老年期生活(叶忠海, 2013; 吴遵民等, 2025),这一目的直接导向多层次的“学习成效”,涵盖认知、情感、就业、社会和家庭生活等维度(查文英等, 2010; 张宏等, 2020; 朱燕菲等, 2020)。具体而言,老年群体的学习成效不仅体现为知识技能获得,更体现在精

神层面的意义建构与智慧获得(克努兹·伊列雷斯, 2014); 认知层面的成效不仅表现为对数字工具与媒介环境理解能力的提升, 更深层地体现在积极老化感知的形成与心理适应上(李金昊等, 2026)。

需注意的是, 上述学习成效并非仅由外在教育环境或教学活动自动生成, 还受到学习者参与状态的影响。既有研究普遍认为, 外部学习环境对学习成效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李宝敏等, 2019; 石铃凤等, 2025), 但从个体内在因素层面看, 学习参与同样是预测教学成效与最终收获的重要前因变量(Kahu et al., 2017; 汪卫平等, 2021)。在教育心理学框架下, 学习者的参与状态包含行为投入与心理投入(Astin, 1970; Astin, 1997): 前者反映学习者实际的努力程度与过程, 能够正向促进学业表现(Bryce et al., 2019; Liu et al., 2023); 后者体现内在的学习动机与意向, 是驱动实际行为并提升学习质量的关键心理条件(Yu et al., 2024)。进一步而言, 个体参与状态是发挥环境优势、促进学习成效的中介, 高内在动机的学习者更易从教育环境中获益(石铃凤等, 2025)。

现有学习参与研究针对老年学习者的相对不足。同时, 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分析薄弱、教育政策的结构性错位均影响老年教育实际效果(马丽华, 2025)。与学校教育不同, 老年人学习有更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是基于自身需要的内在主观意愿和行动选择, 高度依赖“需求视角”(吴玉韶等, 2025)。这意味着, 除了实际学习行为, 学习成效还取决于学习行为是否满足老年人的真实需求、是否与其内在学习意愿匹配。此外, 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及身心健康状况等人口学特征也会对此一过程产生重要影响(柯力等, 2009)。综合而言, 老年人的内在学习意愿(“我想不想学”)与外在学习行为(“我学不学”)匹配, 呈现多样化的学习参与类型,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学习能否真正转化为积极的心理福祉与老化认知。

(三)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对老化态度的界定是多元的。从态度评价视角看, 老化态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老化态度体现为个体对衰老过程持正向的体验、认知与感受, 消极的老化态度将老年视为心理、生理及社会方面逐步丧失的过程(Laidlaw et al., 2007;

谢立黎等, 2024)。从评价主体看, 老化态度分自我老化态度和一般老化态度, 前者指老年人基于主观经验, 对自身老化进程的评价; 后者强调通用性, 指向整体的变老过程及对老年人群体的态度(唐丹等, 2014; Laidlaw et al., 2018)。

已有研究表明, 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受个体、家庭及社会的影响。低龄、身心健康、受教育程度高、居住在城镇、照料孙子女、朋友支持强、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更积极(纪竞垚等, 2018; Webb et al., 2022; 谢立黎等, 2024; 刘玉萍等, 2025)。然而, 针对老年教育对老年人老化态度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有研究发现, 老年教育有助于消除年龄歧视, 避免被赋予老人标签(Formosa, 2021), 同时能为老年人营造不受年龄刻板印象干扰的环境, 规避有关年龄的消极看法, 并强调变老的积极意义(Camargo et al., 2018; Roberts, 2021)。

志愿服务和互联网使用作为老年人线下与线上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 既受老年教育的推动, 又正向影响老年人对变老的态度。首先, 老年教育被广泛认为是推动老年人志愿参与社会的关键路径和重要支点(彭川宇等, 2017; 杜鹏等, 2025), 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了知识储备和组织基础。活动理论和角色理论认为, 老年人在志愿服务过程中, 能够建立社会联结、强化个人的社会角色、增强自我价值感, 进而形成积极的老化感知(谢立黎等, 2024)。数字鸿沟理论与知沟理论认为, 老年人在数字生活中面临接触数字设备机会少、掌握技能不足和获取数字知识匮乏等挑战, 它们分别对应于“数字鸿沟”的“接入沟”(have or not have)、“使用沟”(use or not use)和“知识沟”(know or not know), 老年教育能够显著规范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与获取信息等数字行为, 帮助其正确认识数字技术和学习如何使用数字工具, 提升其数字素养(胡湛等, 2024; 朱建春等, 2025)。使用互联网能够增强老年人在虚拟网络社区的互动与归属感, 提升老年人的认知和适应能力, 削弱其无用感, 进而对老化态度产生积极影响(向运华等, 2023; 赵梦晗等, 2025)。简言之, 老年教育可以通过促进老年人线下线上的双重参与, 影响该群体的老化态度。

综上所述, 老年教育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路径可以阐释为: 在老年教育的情境下, 老年人不

同的学习参与状态会影响其线下线上的社会参与,继而影响其老化态度。基于此,本研究形成老年人学习参与状态对老化态度的分析框架(见图1),志愿参与和互联网使用作为中介变量。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23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学研究所联合设计,使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海南、新疆和西藏)。在剔除各观测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纳入本研究的有效样本9248份。该调查对老年人学习行为与意愿设置了专项问题,且采用老化态度问卷(the Attitudes to Ageing Questionnaire, AAQ)的7个题项测量老年人的老化态度(Laidlaw et al., 2007),题项采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五级评分。因此,本研究的数据有较强的时效性和代表性,能为了解我国老年学习参与及其心理效应提供支持。

(二)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分一般老化态度和自我老化态度(谢立黎等, 2024):一般老化态度指向老年人群体的态度,涉及“年龄越大的人,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越强”“智慧随年龄而增长”“变老也有令人愉快的事”三个题项;自我老化态度指向老年人对自我的态度,涉及“我觉得已经老了”“变老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如失去健康、朋友、亲人、能力等)”“老了以后,更难交到新朋友了”“因为年龄,我感到被排斥在一边”四个题项。本研究将自我老化态度的四道题进行反向计分,并按

题目隶属关系累加后计算总体老化态度、自我老化态度及一般老化态度的得分,分数越高表明老化态度越积极。

2. 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老年人学习参与状态,它通过将老年人实际学习行为与学习意愿进行匹配得到。其中,实际学习行为通过询问过去一年“上老年大学或参加培训课程”情况,将“几乎每天”“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一年几次”视为“参与”,否则视为“未参与”。学习意愿通过老年人评价“我喜欢学习”得到,将“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一般”视为较积极的学习意愿,否则视为较消极的学习意愿。本研究将学习行为、学习意愿处理为二分类变量,并将其进行两两匹配组合,构建成四分类的核心自变量,包括“主动学习型”“被动学习型”“潜在需求型”和“消极疏离型”四类(见表1)。

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志愿参与和互联网使用,本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老人过去一年参与“社区治安巡逻”“照料其他老人(或小孩,如帮助购物、照料起居等)”“环境卫生保护”“调解邻里纠纷”“陪同聊天”“需要专业技术的志愿服务(如义诊、文化科技推广等)”“关心教育下一代(不包括自己的孙子女)”等活动的频率,编码参与情况,将回答“没参加”编码为0,否则视为参加志愿服务,编码为1。互联网使用通过询问受访老人“您上网吗?(包括用手机等电子设备上网)”,编码参与情况,将回答“从不上网”视为未使用互联网,编码为0,其他视为使用互联网,编码为1。

4. 控制变量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研究最终将社会学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及自评健康、社会支持、孙子女照料作为控制变量(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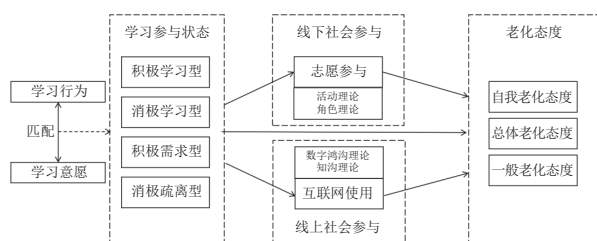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表1 老年人学习参与状态四分类变量

学习意愿	学习行为	
	参与	未参与
较积极	主动学习型	潜在需求型
较消极	被动学习型	消极疏离型

四、实证分析

(一)老年人学习参与特征差异

我国老年人的学习参与状态呈明显的“高意愿、低参与”特征(见表2)。在过去一年中,虽有36.9%的老年人表达了积极的学习意愿,但实际参与老年大学或培训课程的仅12.5%。基于学习意愿与行为的匹配,本研究发现仅5.5%的老年人属于“主动学习型”,7.0%为“被动学习型”;相比

表2 变量说明

变量设置		变量说明	均值/频数	标准差	百分比(%)
因变量	总体老化态度	取值区间为7-35,得分越高越积极	20.23	3.58	/
	自我老化态度	取值区间为4-20,得分越高越积极	10.68	3.03	/
	一般老化态度	取值区间为3-15,得分越高越积极	9.54	2.41	/
核心自变量	学习参与状态	主动学习型	507	/	5.48
		被动学习型	650	/	7.03
		潜在需求型	2905	/	31.44
		消极疏离型	5186	/	56.13
中介变量	志愿参与	不参与=0	6230	/	67.37
		参与=1	3018	/	32.63
	互联网使用	不使用=0	4003	/	43.29
		使用=1	5245	/	56.71
控制变量	性别	女=0	4470	/	48.33
		男=1	4778	/	51.67
	年龄	连续性变量	71.24	6.65	/
	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0	1866	/	20.18
		小学=1	3477	/	37.60
		初中=2	2552	/	27.60
		高中及以上=3	1353	/	14.62
	婚姻状况	无配偶(丧偶、离婚、未婚)=0	1553	/	16.79
		有配偶=1	7695	/	83.21
	居住地	乡村=0	3982	/	43.06
		城镇=1	5266	/	56.94
	社会支持	连续型变量(0-30)	14.58	4.83	/
	自评健康	取值1-5,得分越高越健康	3.59	0.76	/
	孙子女照料	不照料孙子女=0	7345	/	79.42
		照料孙子女=1	1903	/	20.58

之下,未参与学习的“潜在需求型”(31.4%)与“消极疏离型”(56.1%)规模更大。

差异检验证实,除性别外,四种学习参与状态在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孙子女照料情况、自评健康以及社会支持上均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见表3)。总体而言,低龄段、高学历、有配偶、自评健康良好且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城镇老人更可能跨越“消极疏离”状态。值得关注的是,照料孙子女的老人更倾向于参与实际的学习(即成为“主动学习型”或“被动学习型”参与),而非停留在意愿或保持疏离状态。

(二)老年人学习参与对老化态度的影响

老年人学习参与状态对老化态度的影响显示出复杂的心理机制。模型(1)纳入学习参与状态核心变量,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纳入控制变量,模型(3)和(4)将因变量拆解为自我老化态度、一般老化态度进行差异性分析。相较于“消极疏离型”,意愿和行为高度匹配的“主动学习型”模式

表3 不同学习参与状态老年人的特征差异

变量		主动学习型	被动学习型	潜在需求型	消极疏离型	χ^2/F
性别	女	5.28	6.96	31.05	56.71	1.69
	男	5.67	7.1	31.75	55.48	
年龄段	60-69岁	7.48	8.28	34.16	50.08	122.44***
	70岁及以上	4.04	6.12	29.43	60.41	
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2.09	2.63	27.71	67.58	581.91***
	小学	3.62	4.63	31.00	60.74	
	初中	6.43	9.72	32.76	51.10	
	高中及以上	13.16	14.19	35.03	37.62	
婚姻状况	无配偶	2.51	3.41	27.04	67.03	116.05***
	有配偶	6.08	7.76	32.29	53.87	
孙子女照料	无	4.32	6.33	31.50	57.85	133.38***
	有	9.98	9.72	31.06	49.24	
居住地	农村	2.34	2.86	30.14	64.67	394.59***
	城镇	7.86	10.18	32.38	49.58	
自评健康 (均值/标准差)		3.69 (0.66)	3.63 (0.60)	3.67 (0.76)	3.53 (0.78)	24.59***
社会支持 (均值/标准差)		15.76 (3.11)	15.18 (2.68)	14.86 (5.15)	14.23 (4.95)	25.79***

注:分类变量采用 χ^2 检验,连续变量采用方差分析,* $p<0.05$,** $p<0.01$,*** $p<0.001$ 。

对老化态度的促进作用最稳健,且能同时改善自我与一般老化认知(见表4)。同时,“潜在需求型”老年人虽然缺乏实际学习行为,但有积极的学习意愿,仍对老化态度和一般老化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学习意愿本身构成积极的心理资源。不过,“潜在需求型”参与状态对自我老化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学习意愿若未转化为实际学习行为,可能更容易改善其对老年群体的总体认知,但尚不足以深度改变其对自身老化过程的体验。然而,缺乏内在驱动力的“被动学习型”参与不仅未能产生积极效果,在模型(2)纳入控制变量后反而对老化态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提示被动参与可能带来心理损耗。这说明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受内在学习意愿与外在学习行为的协同作用,单纯的学习行为参与若没有学习意愿的支撑,心理福利效应将大打折扣。

高中学历以上、自评健康较好的老年人具有更积极的老化态度,而孙子女照料与社会支持对自我老化态度与一般老化态度存在反向影响:有孙子女照料、社会支持越弱的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越

积极,一般老化态度越消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老年人“老有所为”观念强,并未将自己视为“被养”的对象(谢立黎等,2024),因而有较高的个人独立性与价值感,形成积极的自我老化感知,但对老年人的总体形象感知并不积极。

(三)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志愿参与和互联网使用均为二分类变量,本文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并通过间接效应区间估计判断中介效应性质(见表5)。在模型(5)与模型(6)中,相较于“消极疏离型”,其它三种学习参与状态对“志愿参与”与“互联网使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这表明无论学习意愿与行为如何组合,任意一方的积极倾向均能带动老年人增加社会参与。在对老化态度的解释中,模型(7)和(8)显示,志愿参与对总体老化态度及自我老化态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比模型(3)和模型(8)发现,在纳入互联网使用与志愿参与后,被动学习对自我老化态度的负向影响变得显著;模型(9)则反映了互联网使用对一般老化态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4 不同学习参与状态对老化态度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总体老化态度	模型(2): 总体老化态度	模型(3): 自我老化态度	模型(4): 一般老化态度
学习参与状态 (参照组: 消极疏离型)				
主动学习型	1.328*** (0.165)	0.967*** (0.166)	0.460*** (0.139)	0.507*** (0.114)
被动学习型	-0.202 (0.148)	-0.451** (0.148)	-0.223 (0.124)	-0.228* (0.101)
潜在需求型	0.816*** (0.082)	0.624*** (0.082)	-0.077 (0.068)	0.701*** (0.056)
控制变量				
性别 (参照组: 女)		-0.005 (0.073)	0.054 (0.062)	-0.059 (0.050)
年龄	/	-0.040*** (0.007)	-0.067*** (0.006)	0.026*** (0.005)
教育程度 (参照组: 小学以下)				
小学	/	-0.106 (0.102)	-0.111 (0.086)	0.005 (0.070)
初中	/	-0.094 (0.116)	-0.053 (0.097)	-0.041 (0.080)
高中及以上	/	0.377** (0.141)	0.162 (0.118)	0.215* (0.096)
婚姻状况 (参照组: 无配偶)		0.181 (0.104)	-0.001 (0.087)	0.181* (0.071)
居住地 (参照组: 农村)		-0.058 (0.080)	0.080 (0.067)	-0.138* (0.054)
孙子女照料	/	-0.055 (0.096)	0.241** (0.080)	-0.296*** (0.065)
自评健康	/	0.821*** (0.049)	0.774*** (0.041)	0.048 (0.034)
社会支持	/	0.003 (0.008)	-0.034*** (0.006)	0.037*** (0.005)
常数项	19.913*** (0.049)	19.814*** (0.603)	13.083*** (0.505)	6.732*** (0.412)
R-squared	0.016	0.062	0.082	0.034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5$, ** $p<0.01$, *** $p<0.001$, 下表同。

表 5 学习参与状态对老化态度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5) 志愿参与	模型(6) 互联网使用	模型(7) 总体老化态度	模型(8) 自我老化态度	模型(9) 一般老化态度
基准组: 消极疏离型	主动学习型	2.474*** (0.122)	1.792*** (0.168)	0.577*** (0.082)	0.188(0.144)	0.547*** (0.118)
	被动学习型	2.055*** (0.097)	2.330*** (0.169)	-0.642*** (0.154)	-0.457*** (0.129)	-0.184(0.105)
	潜在需求型	0.576*** (0.054)	0.295*** (0.056)	0.735*** (0.172)	-0.134*(0.069)	0.711*** (0.056)
中介变量	志愿参与	/	/	0.514*** (0.086)	0.538*** (0.072)	-0.024 (0.059)
	互联网使用	/	/	-0.132 (0.089)	-0.011(0.074)	-0.121*(0.06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134*** (0.420)	5.698*** (0.439)	19.946*** (0.613)	13.047*** (0.513)	6.899*** (0.419)

注: 模型(5)和模型(6)为二分类结果变量的 Logit 路径系数。

参照温忠麟等(2004, 2014)提出的中介分析框架,本研究通过对间接效应(ab)的区间估计,考察不同学习参与状态对总体老化态度及分维度的影响效应性质与作用机制(见表6)。在总体老化态度上,“主动学习型”与“潜在需求型”老年人的志愿参与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值分别为1.272与0.296,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被动学习型”在该维度的直接效应为负(-0.642, $p < 0.001$),志愿参与产生的间接效应为正(1.056, $p < 0.001$),表现出显著的“遮掩效应”,即志愿参与

产生的正向间接效应,部分削弱了被动学习状态对该维度的不利影响。

在自我老化态度维度,“主动学习”通过志愿参与产生的间接效应为1.331($p < 0.001$),而直接效应(0.188)未达显著水平,表现为“完全中介”性质,体现出志愿参与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被动学习型”与“潜在需求”在这一维度同样呈现“遮掩效应”,即尽管直接效应为负,但志愿参与产生的正向间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负向效应。

在一般老化态度维度,作用路径表现出明显的

表 6 学习参与状态对老化态度及其分维度的全路径效应分解

结果变量维度	自变量	直接效应(c')	中介变量	间接效应(ab)	95% 置信区间	效应性质判定
总体老化态度	主动学习型	0.735***	志愿参与	1.272	[0.835, 1.709]	部分中介
			互联网使用	-0.237	[-0.552, 0.078]	不显著
	被动学习型	-0.642***	志愿参与	1.056	[0.695, 1.418]	遮掩效应
			互联网使用	-0.308	[-0.716, 0.099]	不显著
	潜在需求型	0.577***	志愿参与	0.296	[0.184, 0.408]	部分中介
			互联网使用	-0.039	[-0.092, 0.014]	不显著
自我老化态度	主动学习型	0.188	志愿参与	1.331	[0.958, 1.705]	完全中介
			互联网使用	-0.021	[-0.281, 0.240]	不显著
	被动学习型	-0.457***	志愿参与	1.105	[0.797, 1.414]	遮掩效应
			互联网使用	-0.027	[-0.366, 0.312]	不显著
	潜在需求型	-0.134*	志愿参与	0.310	[0.210, 0.410]	遮掩效应
			互联网使用	-0.003	[-0.046, 0.040]	不显著
一般老化态度	主动学习型	0.547***	志愿参与	-0.059	[-0.346, 0.228]	不显著
			互联网使用	-0.217	[-0.434, 0.000]	不显著
	被动学习型	-0.184	志愿参与	-0.049	[-0.287, 0.189]	不显著
			互联网使用	-0.282	[-0.562, -0.001]	完全中介
	潜在需求型	0.711***	志愿参与	-0.014	[-0.081, 0.053]	不显著
			互联网使用	-0.036	[-0.073, 0.002]	不显著

差异性。“被动学习型”参与状态对一般老化态度的影响完全由互联网使用这一中介变量实现:间接效应值为-0.282,置信区间为 $[-0.562, -0.001]$,不包含0,呈现“完全中介”特征。这表明,对于缺乏内在学习意愿实际却参与学习行为的老年人而言,互联网使用并不必然带来积极的老化认知,反而可能因数字素养不足、信息筛选能力有限或负面老龄叙事暴露等因素,加深其对老年群体的消极评价。该发现也与既有研究中“互联网使用对老化态度心理获得维度影响不显著”的结论形成呼应(向运华等, 2023)。这表明互联网使用对老化态度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可能受到学习动机、使用能力与网络情境的共同制约。相比之下,“主动学习”对一般老化态度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0.547, $p < 0.001$),但其因互联网使用产生的间接效应(-0.217)未达显著水平。“潜在需求型”参与状态对一般老化态度的间接效应均不显著,其对该维度的影响主要依赖于直接效应驱动。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学习行为与学习意愿的匹配关系出发,探究老年人学习参与状态对老化态度的影响及志愿参与、互联网使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机制。

第一,学习行为与学习意愿的匹配程度,是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重要条件。本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学习参与呈现“高意愿、低参与”的非均衡特征,说明相当比例老年人的积极学习需求并未转化为实际学习行为,也反映了当前老年学习需求与老年教育供给之间仍存在结构性脱节。进一步分析表明,相较于消极疏离型、主动学习型群体在总体、自我和一般老化态度上均表现出显著正向优势,说明当学习意愿与学习行为有效匹配时,老年学习更容易积累积极的心理资本和认知资源。与此同时,潜在需求型老年人虽然缺乏学习行为,但其积极学习意愿仍对老化态度和一般老化态度产生积极影响。这表明,学习意愿不仅是学习行为的重要条件,本身也可能是影响老年人心理适应的积极心理资源。相反,“被动学习型”在纳入控制变量后对老化态度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说明被动参与可能使学习活动沦为外部要求或社会规范驱动下的任务性行为,难以转化为积极收益,甚至可

能引发挫败感和角色压力。既有研究同样指出,认知兴趣是老年学习的最强动力,且老年教育参与程度与“对学习需求的意识”显著正相关(吴峰等, 2024)。换言之,老年学习的效果并不单纯取决于是否参与,更取决于学习意愿与学习行为间的适宜匹配。因此,老年教育应在提升参与率的同时,更加重视数字化赋能下的学习需求识别与课程内容适配,增强以老年学习者为核心的精准化、个性化供给,减少“想学却学不到”或“有课却不想学”的供需错位,推动终身教育体系真正“泛在可及”(贾炜等, 2026)。

第二,志愿参与是连接学习参与状态与老化态度的核心中介机制,体现了“老有所学”向“老有所为”的价值延伸。研究显示,志愿参与对总体和自我老化态度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在不同学习参与状态下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对于主动学习型 and 潜在需求型老年人而言,志愿参与在影响总体老化态度的过程中表现出中介作用,说明老年学习不仅有助于掌握知识和技能,也可以提升参与能力、积累社会资本,并降低进入志愿服务等公共参与场域的门槛。通过志愿服务,老年人能获得新的社会角色认同、增强社会联结,并在助人过程中体验自身价值与社会贡献感,形成更加积极的老化态度。相关研究也强调,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应停留于满足兴趣和精神慰藉,而应指向能力发展、社会参与和价值实现等发展性、赋能型功能,推动老年教育由“福利供给型”转向“权利赋能型”(吴遵民等, 2026)。本研究还发现,“潜在需求型”所蕴含的学习意愿反映出积极的发展取向,即通过激发个体的开放性、主动性和社会参与倾向促进其志愿参与,从而改善总体老化态度。此外,志愿参与在“被动学习型”参与影响总体与自我老化态度的过程中呈现“遮掩效应”,即缺乏学习意愿的学习参与可能带来一定心理损耗,但志愿服务所带来的角色重建、社会认可与价值实现,能部分抵消这种不利影响。这说明,老年学习的心理收益并非由学习行为自动产生,而有赖于其向社会参与和价值实现的转化,只有当“老有所学”通过志愿服务等实践延伸为“老有所为”时,老年学习才可能沉淀为积极的老化态度。因此,推动老年教育与志愿服务、社区治理、代际支持等社会参与平台协同联动,可

为学习成效提供检验和转化的实践场域,使老年教育真正从单纯课程供给转向能力发展与主体赋权,形成从“老有所学”到“老有所为”再到“老有所乐”的良性发展。

第三,互联网使用在大多数路径上并未达到显著水平,未能形成类似志愿参与那样稳定的中介机制,仅在“被动学习型→一般老化态度”路径中,表现出负向中介效应。这表明,对于缺乏学习内驱力的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并不必然带来积极收益,反而可能因数字素养不足、信息筛选能力有限或数字压力而强化其消极老化认知。因此,数字化参与并非天然具有赋权效应,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并不取决于“是否上网”行为,而取决于数字资源是否可及、数字内容是否适配、使用过程能否被老年人接受并转化为真实的学习效果。相关研究也指出,数字时代的老年教育不能将“技术赋能”简化为工具适老化或平台接入,而应关注老年人在数字环境中的认知适配、发展权保障和文化表达空间;从老年教育可及性看,数字教育也不仅涉及空间或渠道的可接近,还涉及内容可及与形式可接受;若数字公共资源知晓度、参与度和适配性不足,教育效应便可能受到限制(马丽华, 2025; 王蔚, 2025)。因此,老年人数字融入需避免将“会不会上网”简单等同于“是否真正受益”,应重视数字素养教育与网络防诈骗培训,防止老年人在数字接入过程中遭遇新的认知压力。未来研究可结合更细致的互联网使用类型、数字素养水平、数字教育资源和具体网络情境,检验其作用机制。

当然,本文也存在局限。首先,研究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对因果关系无法作出严格识别,未来可结合老年教育专项追踪数据检验其动态作用。其次,本研究对学习行为的测量主要集中于老年大学和培训课程等组织化学习活动,未纳入非正式学习活动,未来可拓展老年学习范围。最后,本研究仅关注志愿参与和互联网使用中介路径,社区活动、文体参与、代际互动等参与形式在学习参与和老化态度中发挥的作用,有待后续探讨。

[参考文献]

- [1] Astin, A. W.(1970). The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on college impact, part one[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3(3): 223-254.
- [2] Astin, A. W. (1997). What matters in college? Four critical

years[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32-82.

- [3] Bryce, C. I., Bradley, R. H., Abry, T., Swanson, J., & Thompson, M. S.(2019). Parents' and teachers' academic influences, behavioral engagement, and first- and fifth-grade achievement[J]. *School Psychology*, 34(5): 492-502.

- [4] 陈兰双,宋惠敏,董静,赵欢,张镇(2021). 老年大学学员组织融入度和抑郁症状的关系及其机制探索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19(5): 706-713.

- [5] 陈友华(2025).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机制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12): 68-77.

- [6] Camargo, M. C., Lima-Silva, T. B., Ordonez, T. N., Batistoni, S. S. T., Yassuda, M. S., de Melo, R. C., Lopes, A., Domingues, M. A. R. d. C., & Cachioni, M.(2018). Beliefs, perceptions, and concepts of old age among participants of a 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J]. *Psychology & Neuroscience*, 11(4): 417-425.

- [7] 丁百仁,王毅杰(2025). 数字中国下老年教育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基于双重融入的视角 [J]. *现代远距离教育*, (5): 78-88.

- [8] 董香君(2020). 国际老年教育: 演进逻辑、演进特征与价值向度——基于联合国老年教育文本的审视 [J]. *现代远距离教育*, (1): 3-10.

- [9] 杜鹏,李龙(2021). 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5(1): 96-109.

- [10] 杜鹏,王飞(2025). 新时代老年社会参与的高质量发展——内涵、现状与路径 [J]. *人口与经济*, (5): 1-13.

- [11] Manafo, E., & Wong, S.(2012). Health literacy programs for older adul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27(6): 947-960.

- [12] Farzin, A., Ibrahim, R., Madon, Z., Basri, H., Farzin, S., & Motalebizadeh, A.(2021). Effects of a multi-component training program on healthy older adults' prospective memory performance: assessing change over time[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9: 594953.

- [13] Formosa, M.(2021). Manifestations of internalized ageism in older adult learning[J].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90(2): 169-182.

- [14] 高志敏,朱敏,傅蕾,陶孟祝(2017). 中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知”与“行”的重温与再探 [J]. *开放教育研究*, 23(4): 50-64.

- [15] 国家统计局(2026).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26-02-28)[2026-03-27].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 [16] 胡湛,尹思薇(2024). 数智时代的中国式养老——数字机遇与算法挑战 [J]. *人口与经济*, (6): 69-81.

- [17] 纪尧堯,代丽丹(2018). 中国老年人的老化态度: 基本状况、队列差异与影响因素 [J]. *南方人口*, 33(4): 57-70.

- [18] 贾炜,吴遵民,乐传永,吴砥(2026). 构建泛在可及终身教育体系研究(笔谈)[J]. *开放教育研究*, 32(2): 4-12.

- [19] Kahu, E. R., & Nelson, K.(2018). Student engagement in the educational interface: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student success[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37(1): 58-71.

- [20] 柯力,胡荣(2009). 对影响老年人学习效果的因素分析——

基于老年社会活动理论视角[J]. 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 50-55+85.

[21] [丹] 克努兹·伊列雷斯(2014). 我们如何学习: 全视角学习理论(第四版)[M]. 孙玫璐,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211.

[22] Laidlaw, K., Power, M. J., & Schmidt, S.(2007). The attitudes to ageing questionnaire (AAQ):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2(4): 367-379.

[23] Laidlaw, K., Kishita, N., Shenkin, S. D., & Power, M. J.(2018). Development of a short form of the attitudes to ageing questionnaire (AAQ)[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33(1): 113-121.

[24] 李宝敏, 宫玲玲(2019). 合作学习对学生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内外 54 项实验研究和准实验研究的元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39(24): 39-47.

[25] 李金昊, 赵宇翔, 吴晨煜, 赵延柯, 高翔君(2026). 授人以鱼, 亦授人以渔: 家庭场域中面向老年人代际学习的信息实践影响因素及行动路径研究[J]. *现代情报*, 46(6): 4-17.

[26] Liu, K., Yao, J., Tao, D., & Yang, T.(2023). Influence of Individual-technology-task-environment fit on university student online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behavior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ngagement[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8(12): 15949-15968.

[27] 刘骥, 强发瑛(2024).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与神经科学的深度融合: 源起、意蕴与研判[J]. *远程教育杂志*, 42(2): 95-102.

[28] 刘玉萍, 庞辉(2025). 认知赋能与心理调适: 老年人社会参与对老化态度的影响[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4(5): 69-81+126.

[29] 吕文娟(2016). 我国老年人学习活动参与和成功老龄化关系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8(6): 84-90.

[30] 马丽华(2025). 数字文明时代老年教育的逻辑困境与制度路径[J]. *开放教育研究*, 31(5): 111-120.

[31] 彭川宇, 曾珍(2017). 老年教育与老年人社会参与之关系及其对策探究[J]. *老龄科学研究*, 5(8): 35-42.

[32] Roberts, S. C.(2021). Our members are growing up!: Contradictions in ageing talk within a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e[J]. *Ageing and Society*, 41(4): 836-853.

[33] 石铃凤, 沈可(2025). 二语学习成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汉语学习*, (4): 93-102.

[34] 孙立新, 刘兰兰(2020). 教育会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吗?——基于教育回报率实证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 26(5): 111-120.

[35] 孙向红, 蒋毅, 陈雪峰, 陈祉妍(2025). 心理健康蓝皮书: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01+206.

[36] 唐丹, 燕磊, 王大华(2014). 老年人老化态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1): 159-162.

[37] United Nations(2023). World Social Report 2023: Leaving no one behind in an ageing world[EB/OL]. (2023-01-12)[2026-03-27].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world-social-report-2023-leaving-no-one-behind-ageing-world>.

[38] 汪卫平, 李文(2020). 中国大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国内 334 所高校调查数据的分析[J]. *开放教育研究*, 26(6): 89-99.

[39] 王蔚(2025). 老年教育可及性及影响因素[J]. *开放教育研究*, 31(3): 112-120.

[40] Webb, C., Smith, A., Orrell, M., & Jones, K. A.(2023).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attitudes to ageing in people aged 50 and over in the United Kingdom[J]. *Aging & Mental Health*, 27(6): 1156-1162.

[41]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2004).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5): 614-620.

[42] 温忠麟, 叶宝娟(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43] 吴峰, 童弋馨, 范宇轩(2024). 老年教育学国际研究综述——基于 WOS 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J]. *开放教育研究*, 30(1): 111-120.

[44] 吴峰, 万义文, 仲彧欣(2025). 情感计算技术支持下的老年人在线学习情感分析[J]. *电化教育研究*, 46(6): 41-48.

[45] 吴玉韶, 李晶(2025). 学习是最好的养老: 老龄社会背景下老年学习服务体系建构[J]. *人口研究*, 49(2): 3-16.

[46] 吴遵民, 朱新洲, 杨慧康, 杨瑜, 戴岭(2025). 银发经济与老年教育: 关系辨析、互动机制与路径优化[J]. *开放教育研究*, 31(2): 78-87.

[47] 吴遵民, 马丽华, 陈峥, 刘臣, 熊军(2026). “十五五”时期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审思与进路[J]. *开放教育研究*, 32(3): 32-41.

[48] 向运华, 金巧森, 王晓慧(2023). 智能手机使用会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吗?——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J]. *东南学术*, (1): 150-161.

[49] 谢立黎, 欧阳材泓(2024). 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类型对老化态度的影响研究[J]. *人口学刊*, 46(6): 95-111.

[50] 谢立黎, 胡烜瑜(2025). 跨越年龄边界: 终身学习驱动下重塑老龄社会职业生命周期[J]. *终身教育研究*, 36(5): 11-18.

[51] 徐文炜, 吴越, 林媛媛, 王瑛, 钱富强, 顾君(2010). 参加老年大学学习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12): 1120-1122.

[52] 叶忠海(2013). 老年教育若干基本理论问题[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6): 11-16+23.

[53] Yu, Z., Xu, W., & Sukjairungwattana, P.(2024). A meta-analysis of eight factors influencing MOOC-based learning outcomes across the world[J].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32(2): 707-726.

[54] 查文英, 顾凤佳(2010). 远程成人学习者的特征变迁及其启示——基于上海电视大学连续七年的新生调查[J]. *开放教育研究*, 16(3): 167-172.

[55] Zadworna, M.(2020). Healthy aging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 health behavior and subjective health outcomes in older adults[J].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90: 104126.

[56] 张宏, 涂玮, 吴运海, 石莉(2020). 开放大学成人教育学生学习动机、行为与效果的研究[J]. *终身教育研究*, 31(1): 58-64.

[57] 赵梦晗, 张梓萌(2025). 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主观年龄和老化态度的影响[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7(4): 40-53.

[58] 朱建春, 章肖, 邵玲(2025). 老年人数字技术使用态度和能

对数字技术使用行为的影响——以老年教育为中介变量 [J]. 远程教育杂志, 43(5): 107-112. 习动机和学习障碍的探究 [J]. 中国远程教育, (12): 18-27+92.

[59] 朱燕菲, 纪河(2020). 成人学习者的类型与学习成效: 基于学

(编辑: 李学书)

Does More Learning Make One “Younger”? The Impact of Older Adults’ Learning Engagement Status on Attitudes Toward Aging

OUYANG Caihong^{1,2}, HUANG Shichao³ & XIE Lili^{1,2}

(1. School of Population and Healt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School of Edu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opulation aging, older adult educ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achieving “learning in old age” and a key pathway for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However, research on its impact on older adul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s insufficien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23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this study matches older adults’ learning behaviors with their learning willingness to construct a four-category framework of “older adults’ learning participation status” and examines its effects on attitudes toward ageing,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of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and internet us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earning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an imbalance of “high willingness but low participation.” The “active learning type,” characterized by a match between learning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overall and multidimensional attitudes toward ageing. The “latent demand type,”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e learning willingness despite non-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activities, positively influences overall and general attitudes toward ageing. In contrast, the “passive learning type,” characterized by participation without sufficient learning willingness, is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psychological costs.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serves as a mediating mechanism: it partially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the “active learning type” and “latent demand type” on overall attitudes toward ageing, while exhibiting a mask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sive learning type” and overall as well as self-related attitudes toward ag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net use is generally unstable and appears only as a negative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pathway from the “passive learning type” to general attitudes toward ageing.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matching learning behavior with learning willingness in older adult education. It suggests that future educational provision should move beyond a participation-centered approach and adopt a demand-oriented perspective to provide more appropriat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older adults, promote th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learning in old age” to “contributing and enjoying in old age,” and strengthen long-term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Key words: *geriatric education; lifelong learning; learning engagement status; attitudes toward aging; volunteer participation*